

声 息

○杨红萍

白胡子的老爷爷绘声绘色地说着一个鬼魅的故事，扎羊角辫的小丫头托着腮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她的脸上，时而是喜悦，时而有担忧，时而写着恐怖，时而又是释然。夏天的夜晚，皓月当空，小巷里，纳凉的竹床，摇着的蒲扇，生动的故事……

车子就停在这小巷口。跨出车门的一瞬间，我的脚步有些犹豫，可是，它却不由分说地挟裹着某些声息汹涌而来，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一些记忆，关于小时候，关于这小巷，关于深深的夜里，年轻的女子踩着高跟鞋走过时候传来的清脆回声，我一下子手忙脚乱。

我不知道小巷到底有多老了，随处可见的那些苍老印记里，我看见了被磨得发亮光滑的石子路，看见了石子路边缝隙里厚厚的青苔，两边的墙上已经布满了尘世的烟火气息，晒着的衣服，挂着的筛子，和门上被雨打风吹后渐至泛白的红色的对联。有几个孩子正笑着，闹着，追逐着，从我的身边一前一后地跑过。很深很窄的小巷是他们捉迷藏的好所在，他们的年龄正如当年的我，他们的口音是我融入骨子里的那一种熟悉和亲切。

阿婆已年近花甲，她戴一副老化眼镜，依旧如十几年前那样坐在小巷一隅的藤椅上，安和地做着她的针线，一旁，那已经很古旧的收录机里正传来悠扬的越剧，还是那出《桑园访妻》，还是那个何文秀，还是那么婉转清丽的唱腔。我想我对桑园的依恋绝对全都是因为这何文秀的访妻。青葱而懵懂的岁月，无论什么心事都是美好的，纵使对情感的追求里也有杨兰英那样的执着，于是和三五伙伴就那样跑进路边那大片大片的桑树林里，幻想着真有儒雅的何文秀私服寻访而来。没碰上何文秀，倒看见桑树上结满了大个大大个暗紫色的桑葚，顿时再也不去管它哪里还有何文秀的踪影，只伸手摘了桑葚便往嘴里塞，哪知道它的果汁那般充盈，它的味道那般甜美，便怎样也停不下手来，几个伙伴吃到吃不下才你看我我看你，直到那时候，才发现母亲洗得白净的衣

服上，早已经沾满了鲜红的桑葚汁。

眼前是村落，村落后面是青山，有小路蜿蜒而上。小路上铺满了小石子，杂草就嵌在石子的缝隙里，路旁那片桑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，我走在这路上，我知道，我离它们已经很远。

路两旁有散落的紫云英，应该是野生的吧，要不然它不会这样东一茬西一茬。偶尔有蜜蜂嗡嗡地飞过，下意识地躲避着，才发现它已经在某个瞬间飞得遥远了。小时候看见的紫云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当它开花的时候，满眼满眼都是紫色，那时候，我们会跑进那片紫色，张开双臂，像电视里旋转着的镜头一样飞速地旋转着自己，直到头开始发晕了才想要停下来，却停不下来了，一头扎进了紫云英的环抱，咯咯笑开。

山上零星种着麦子，麦子割了，留下了麦茬。其实我很害怕这东西，小时候经常赤脚走，一不小心便会被它刺到，刺痛了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肆无忌惮地放声大哭。可是，我也喜欢那割下来的麦秆，顺手摘下一节，用牙齿轻轻咬扁一部分，就可以吹出低沉的呜呜声。小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们经常用麦秆这样做起来，你吹我和，那声音此起彼伏，老远就可以听见。

看见那棵香樟了，心里几乎所有沉积着的心绪都开始浮上来，模糊，渐至清晰，我知道，我已经闻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声息。

丢手绢，跳绳，踢毽子，还有多少儿时的游戏？浓郁的清香气，葱绿的树荫下，到处是我们童年的足迹，围着香樟捉迷藏，爬上香樟遒劲的树干，看那巨伞般浓密的树冠，再滑下来，细数青苔里慢慢爬过的蚂蚁。有多顽皮？有多留恋着留恋着不忍离去？大人们总会来树下喊我们回去吃饭，或干脆也加入到我们的游戏中来，那时候，香樟树下，最快乐的时光。

站在树下，久久徘徊，这一刻，宁谧而悠远。依旧是那香樟，依旧那般安和地站在村子的一隅，却看不见树下先前的平滑和走过玩过的痕迹，只有不知名的草儿放肆地生长，偶尔的野花凌乱地开着，风吹过，孤



寂地摇曳。我抬头，我在树叶缝隙的微光里，看见了伙伴们正在树下追逐嬉戏，有清脆的笑声破空而来。

走向村子，石子路莹润的潮气迎面而来。旁边房子有新有旧，高低参差，我喜欢看到那低矮而古旧的老房子，在拐一个弯或抹一个角的时候都会有突然被惊起的记忆，开在屋角白色的栀子花，一盆一盆的茉莉，矮矮的墙头随意种植的万年青。一旁的小溪水正潺潺流过。清澈的溪水泛起白花，轻盈跃过光滑的鹅卵石，小女孩就拿着刷子跟在母亲的身后要帮忙洗衣服，母亲笑着告诉她刷洗的方法，懵懂的眼睛里是似懂非懂，刷着洗着，拎起衣服时候却不小心一屁股坐进水里，母亲顿时手忙脚乱，大声责怪。夏天的午后，偷偷溜进溪边，坐在巨大的鹅卵石上，将脚伸进溪水，任它轻柔地抚摩，偶尔遇到一条从远方游过来玩耍的水蛇，仰着头，无声靠近，便惊叫，跃起，狼狈逃窜，宁静的午后只剩下恐惧的尖叫。

很多的故事就这样藏匿在眼前的每一个角落，我总在边走边看的时候闻到了远了又近近了又远的声息，我一直在想，若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再来这个村子，我是不是依旧可以凭着一些声息认出它，这个我出生的地方，我的老家？

秋天的金衢盆地(外一首)

○张建民

最初的秋天故事
从漫山遍野的橘树枝头传来
是秋天的鸡毛信

黄昏的衢江静如处子
夕阳像一块巨大的金色绸缎
把江面暖暖地覆盖
炊烟中几声犬吠 几声鸡鸣
融化在黄昏的村落

连片的金色稻田
几株挂果的橘树
一缕金色的风
泼一幅金衢盆地秋天的写意

裸足田野 沉醉稻香
任秋天的金色目光抚摸
并在拥挤的心里腾出位置
让秋天住进去

古 驿 道

疲乏的马蹄声
已走进地方志的字里行间
油菜花次第开放
传播春天的绿色声音

往日的繁华刻录在青砖黛瓦之间
古驿道的凹槽
重叠结茧的脚印
商帮的意志
需经汗水的磨砺

浣纱村姑的红棉袄
是歪脖子柳下
饮马行者眼里的一面旗
树梢的夕阳
像点在几代异乡人
心中的一盏灯

秋游绿春湖

○余怀根

清风撩动着睡意蒙眬的空气，而空气任性地打着凉爽的鼾，依然赖在酣梦里。浓荫密盖的竹林里，不时传出悠扬婉转的鸟鸣，但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，使绿春湖的秋晨愈显得清幽静寂了。

其实，绿春湖不是一个湖，而是一座山，一座高山，海拔 1400 余米。乃衢州境内第一高峰，地处龙游衢江遂昌三县交界。春天杜鹃怒放红遍半个天空。山巅矗立“三衢在望”石碑，颇具气势。周边是一片高山湿地，我们估计，取名曰湖意即出于此。早些年，我数次登顶作打油诗，春季，“绿春湖上绿欲浓，松根穿石白云封。春光自有花千种，天女素装杜鹃红。”夏天，“一山翡翠叠千重，万竿鸣篁历乱风。雨霁黄鹂啼不住，忽有彩虹挂西峰。”冬日，“寒树衰草万壑长，乱云深处自作狂。好景人怜残冬来，雪里梅花十里香。”

朝阳初升，薄薄的云雾弥漫着山峦，我和摄影师余子力再次向这陌生又熟悉的山林中走去。樟树、檀树、红豆杉等珍稀树木，密密匝匝，郁郁葱葱，盘根错节，将通幽的山路挤成一条曲折的细线，在林海里忽明忽暗，蜿蜒伸向远方。阳光透过枝叶隙缝，形成一束色彩斑斓的光带，投影在落叶缤纷的山路上，也是这般迷人！

然而更迷人的是那裹染着山石树木的层层青苔，苔藓葱碧，让人想到将军的绿色战袍，想到少女们绿色的衣裙。千百年来，这些绵绵密密的苔衣，在绿春湖的山林幽谷里不尽地吐纳，带几多缠绵，存几多温馨，顽强地守候着这里的得天独厚，营造着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”的意境。

老余不断地举起相机构图，不时按下快门，是那样的投入和痴情。他已五十多岁了，每个节假日都来拍摄。为拍日出，他曾夜宿险峻的老鹰岩上；为拍雪景，他踏着厚厚的积雪登上飞石尖，全身都麻木了；为拍骆驼峰青松，他在悬崖边选角度，差点掉进万丈深渊……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钟情绿春湖时，他轻轻一笑：“绿春湖魅力无穷，拍摄空间大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出一本摄影集《绿春湖之恋》。”我突然觉得老余高大起来，那样的可亲可敬，而他不正像这山林间一点点一抹抹满含爱恋的青苔吗？

正准备伸手去摘一株摇曳的金樱子时，一只指甲般大小、黑黄斑纹的蜘蛛伏在网上警惕地注视着我，不由使我笑出声来，想起一则谜语“小小诸葛亮，独坐中军帐，摆下八卦阵，专捉飞来将”，说的就是结网捕捉昆虫的蜘蛛。蜘蛛是智慧且狡黠的，其本性强悍，但大部分对人类有益，我国记载有 1000 多种蜘蛛，绿春湖有 120 种，其中的绿春湖圆蛛、乌牛山隙蛛、北乡隙蛛、绿春湖平腹蛛等是新发现品种，民间有“蛛网层层，五谷丰登”的说法，把蜘蛛的群集当作丰年的预兆。摇动着手中的金樱子草，目光伸向对面的山峦，醉人的秋风里盛开着一簇簇金黄色的山菊花。美景诱惑着我跨沟越涧走了过去，眼前的景象令我赞叹不已。秋菊傲天绽放、高洁清雅，大者如盘盏，小者如红豆，风姿绰约，铁骨玉韵，或如明月高照，或如天仙下凡，或冷艳如孔雀开屏，或素雅如荷花出水。

我们继续踏着崎岖的山径向山顶登攀，奔走在山路上的各个瀑布之间。玉琴瀑、玉龙瀑、玉帘瀑像条条银练自山顶沛然而下，飞流跌宕，澎湃有声，如一曲远近高低、轻重缓急的飞瀑交响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在分水岭小憩时，我们遇到了一位年轻人，他是庙下乡林管站工作人员。几年前，他从省农林大学毕业，带着对家乡的情感和对绿春湖的挚爱，一头扑进大山深处。白天，他奔波在山岭林海里，化验土壤，观测物候；晚上，他在简陋的石房里，整理资料，设计绿春湖开发规划。他将青春的信念溶进绿春湖的一草一木，融入大山的风霜雨雪。这种深挚的爱，就像一簇簇杜鹃花，浸透了大山的厚爱，给绿春湖带来了勃勃生机。

不觉暮色渐浓，晚霞满天，远山如黛，再配以粗布的青色衣裾，缀以大片的白云及漫漫竹海。绿春湖这雄浑的性格，朴实却有力量，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绿春湖人，年长的摄影家、年轻的测绘员、护山的山民……不知有多少绿春湖人默默付出着。我猛然感受到被绿春湖注入血液里的情愫觉醒了，我愿变一把竹枝，一束山花，一泓泉水，永伴在这片乡土上。